



陣綫報



1963.4.10.

由下週起改每星期日出版，(本期出版五版)每份壹角

Published by BAN SANG SOK PRESS (P) S.C. 7,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強蠻抓人還怕辯論 如此「國會民主」可以丟給狗吃!

休會了將近八個月的新加坡立法議會，剛在上週五復會，開會不過三天，現在又宣佈休會兩個月了。依照行動黨官爺們的喜歡，下次的會議訂在六月七日。哈里李光耀總理提出的休會「理由」是，因為他要跟財政部長一齊在星期三(即今天)早上趕去吉隆坡會晤即將飛去美國求援的聯邦副首相兼國防部長敦·拉昔，跟他作兩天所謂「合併最後安排」的談商。

我們要求哈里總理在去了吉隆坡回來之後，立即復會辯論星馬人民當前面對的重大問題，包括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被嚴重摧殘的問題，非人道對待政治犯的問題以及人民對變成了殖民主義走狗的行動黨政權不信任的問題。但是，以哈里總理為首的行動黨當權份子，堅持非休會到六月不可。這些打着「國會民主」旗幟的傢伙，強蠻抓了一百多位愛國愛民的人民反殖領袖，現在還決心不讓社陣的立法議員對這些跟國家前途關係重大的問題，有充份發言辯論的機會。

我們社陣是立法議會里最大的反對黨，但是，國家的一切宣傳機器固然沒有我們的份，而且還被廣泛地用來隨意污蔑中傷我們，就是我們領到合法出版准字的黨報也由於政治部對印刷商的恐嚇，無法找到印務館承印。現在連在議會講壇發言的機會也要被執政黨的無理阻撓和限制。這樣的「國會民主」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難怪，我們的議員同志們中已有人認為，這種行動黨版的英國國會民主，唯有適合記載於用大便紙寫的史冊上，然後丟給餓狗吃。

這三天的立法會議，出現了這些現象：—

(一)哈里總理對於合併憲制安排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只是嘩嘩啦啦地交一趟長篇口頭報告，沒有書面聲明分發給議員研究，便邀請反對黨議員發問，

以示其「民主」。

(二)內政部長王邦文已經把「新加坡立法議會選舉(臨時條款)法案」提出了「一讀」，但是議員們還沒有接到這份法案，所以這種英國民主的法案「一讀」真叫議員們莫明其妙！大概反對黨議員會要等到下次開會要對這個法案作「二讀」的兩三天，才會知道這個法案所包藏的是什麼東西。這亦是行動黨式「國會民主」的特徵之一。

(三)執政黨部長議員們用拖時間的辦法，每人發表一篇又空洞，又臭，又長的「感謝元首施政方針」演說，使社陣議員所提的各項動議在這次休會前沒有機會辯論。例如：譴責虐待政治犯的動議，不信任政府的動議，要求批准S A T U註冊的動議等等，只是印在議程上，但完全沒有辯論便休會了。這又說明行動黨人如何「善於」玩弄國會民主的程序的

實證之一。

假如要說這次三天的立會辯論有任何「積極」的意義的話，那就是：
(一)反對黨議員向教育部長提出的口頭詢問，迫使行動黨政權無法再遮瞞在所謂「平等對待四種源流」的教育政策下，近年來華校學生人數嚴重衰退，英校學生人數倍增的事實。(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期快訊里和大家談談)。

(二)哈里總理關於星馬憲制工作進展的報告，使大家看清了所謂新加坡公民成為「馬來西亞(新加坡)公民」的保障究竟是什麼，同時也使人們更易於明白財政及內政大權交給聯邦以後的所謂「勞工與教育自主」將是怎樣的鬼東西。

值得在此一提的另一樁事情是，議長不接受把我們社陣的下列動議列在辯論議程上。這項動議是由李紹祖同志和巴尼同志聯合提出的。動議如下：

「本議會認為馬來西亞是一項英國創議的新殖民主義陰謀，目的在於延長東南亞地區，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外國統治，故此本議會要求英聯合王國政府放棄馬來西亞計劃及停止依照計劃的一部份把新加坡的主權移交給馬來亞聯合邦，本議會並進一步要求(甲)立刻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犯，接着(乙)在聯合國主持及監督下舉行大選，以及(丙)大選後由新選出的新加坡人民代表跟英聯合王國政府舉行憲制談判。」議長列舉了議會所通過的各項有關合併白皮書的動議，作為拒絕接受把我們這項提案列入議程的理由。

特別通告：由於行動黨玩弄「國會民主」，到昨晚本快訊付印時，李紹祖同志對大逮捕問題尚未有發言機會。

告讀者：限於出版條件，本期快訊未能做到多報導其他消息。下期訂本星期日出版，敬請留意。

恐嚇與壓制人民反殖力量的慣技

立會辯論有關「大逮捕」動議時，李紹祖同志發言摘要之一

二月二日大逮捕後，內務治安委員會文告所作的指摘，主要有下列幾點：

- (一) 社隊和其他團體，受着共產黨控制。
- (二) 大逮捕是三地政府一致同意的。
- (三) 逮捕這些人是為了保障新加坡和馬來亞地區的安全。
- (四) 逮捕這些人，是因為他們公開支持汶萊的起義和他們的依靠暴亂和流血。

現在，讓我們對這些指摘和內務治安委員會文告中的其他要點，一一加以探討，以辨別這些指摘是不是公正。

關於共產主義問題，這種指控一向是殖民主義者用以壓制反殖力量的藉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裏不斷擴大與增長，因此，殖民主義者就以這名詞硬加在他們頭上，目的是以這種藉口剝奪人民的合法權利和打擊反殖鬥志。

共產主義的惡運常被用來恐嚇與威脅人民。許多已獲得獨立的國家的民族領袖，他們也曾經一次或多次被污蔑為共產黨人，親共份子或共產黨領袖的人士。但這完全不能阻止他們協助國家的解放，以便解除外來的控制；同時也不能阻止殖民主義的必然崩潰。許許多多的民族領袖，因為他們的信仰和參與民族鬥爭而被捕。不過許多實例說明，在許多國家，殖民主義者在公眾輿論與歷史必然趨勢下終於被迫不得不釋放他們，並承認他們為民族領袖。

在一個國家裏，所有毫不妥協的反殖民主義與反殖民主義鬥士們和真正的愛國者，都被當作這種或那種色彩的共產黨人。甚至李光耀，這個今日的麥卡錫式的反共者，在過去還自稱為共產黨的同情者，也會被套上共產黨人，這的確是太够諷刺的了。那個時候他是戴着反殖的面具，裝着一個反帝與反殖的戰士。現在他的面具完全被撤掉了。龐山真面目完全露出無遺，他原來是個徹頭徹尾的殖民主義傀儡，帝國主義的走狗。

隨意指控他人為共產黨人的伎倆並不新鮮。其實，只要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存在的一天，只要我們堅持反殖鬥爭，那麼，共產黨的指控隨時就會落到我們身上。

這種用共產黨以污蔑他人的陰謀真是無孔不入，甚至那些君主國家也被採用。一名英國國會議員曾經告訴我說，新加坡的共產黨惡運的故事使他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英國國內，英政府也要着同樣的花

樣。所以，這種共產黨的惡運並不僅僅限制在殖民主義的土地上而已；其實，只要持續黨運為延長他們對人民的壓迫與剝削的現象還存在，那麼這種共產黨的惡運也就存在，尤其是法西斯獨裁者與專權的暴君更用它作為對各種革進行為的擋箭牌。希特勒會濫用它，但今天世人對希特勒又作何想法呢！

今天，在英國統治下的地區裏，只要有民族解放運動的存在，只要殖民地統治受到強烈的反對，那麼共產黨的帽子就會亂飛亂套！同樣地，在馬來亞，當聯合黨的政客和卡光耀之流用同樣的指控，他們只不過是英殖民主義者的黨羽而已。說得更直白些，他們只不過加入了華介石、李承晚和吳廷炎的叫囂團裏去——這些法西斯獨裁者一向慣用反共以達到掩飾他們的各種迫害人民的手段而已！

我們必須察記，十五年來在法律的規訂下，馬共是一非法的組織；殖民主義者曾付出了各種代價拘捕所有共產黨員，當然，要指出反對者為共產黨員是非常方便的，因為它已經給殖民地統治者利用法律以對付反對者，提供了有利條件。

不過，亂套共產黨的結果又是怎樣的呢？它根本解決不了貧困。它只有損害所有各種表達民主形式的存在。

我們已經看到，共產黨的招牌在新加坡已經被用來剝奪工人和工會的組織與集會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甚至政黨的集會自由也同樣被剝奪。

我不必談及有關關閉十種包括政黨，工會，大學及其他團體的刊物；只要提及那些根據惡劣反對馬來亞的社會主義團體的同志與朋友，和其他政黨，工會及團體的人士，遭受無理拘捕，這就足以說明政府正用共產黨帽子硬套在他們的頭上的例子。

共產黨帽子幾乎用於華人而已。人民黨與汶萊人民黨及馬來亞西蘭的叛徒實現，但由於他們多為馬來人，所以，他們將後有被污蔑為共產黨人。這是殖民主義者分而

治之的明顯例子。殖民主義者希望在種族的猜疑和衝突中火上加油。李光耀自己當他在沙峇峇告羅人謀殺案中參與馬來亞並煽動放火更主要是馬來人的起義時，他也運用同樣的殖民主義手段，這只不過是行動黨種族主義政策的例證之一。

反對馬來亞西蘭是有其真正的根據，資本和共產主義陰謀絲毫無關。其實我們反對它是因為它是殖民主義的陰謀，英馬三政府不但正面回答對馬來亞西蘭計劃的不公正的問題；相反地他們却儘量逃避問題，而把我們稱為共產黨，且把反對馬來亞西蘭的領袖關禁。

他們不能回答我們的命題：馬來亞西蘭不為絕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的。他們的回答却完全是法西斯獨裁者的回答——即逮捕，監禁和酷刑。

當然，他們希望大聲叫囂共產主義就能轉移人民對於他們壓迫和剝削的注意並從精神

他們希望大舉逮捕領袖，即以樹木人民去抵禦首接受馬來亞西蘭計劃，並防止馬來亞西蘭受再次的反對。

他們企圖在外界造成一種印象：即很少人反對馬來亞西蘭，而大多數人民是接受馬來亞西蘭的。當然，事實是適得其反。

但是他們是多麼害怕外界傳得真相。他們不得不逮捕我們派往出席在莫西舉行的亞非大會的代表。但當行動黨在不被邀請下而企圖進入會場遭受失敗後，加反過來說大會是為共產黨所控制的。單從這一層足以證明他們是隨時準備將共產黨帽子套在不接受他們政策的人的頭上。

所以內務治安委員會的文告指摘社隊是受共產黨控制是不值得重視的。

正如我以前不只一次說過的一樣，用共產黨污蔑也就是說他們遭到了強有力的反抗。把社隊說成受共產黨控制，只不過意味著他們承認社隊的強大力量及人民對社隊的普遍支持。

所謂國家安全和三個政府一致同意

立會辯論有關「大逮捕」動議時，李紹祖同志發言摘要之二

內務治安委員會的聲明強調三方政府——英國、聯合邦以及新加坡政府——對於1963—2—2的大逮捕，是取得一致的同意的。不單是英國要求採取這種行動，也不單是聯合邦政府逮捕任何人；也不單是新加坡政府要監禁某些人。同時，這也不是因為內務治安委員會三個成員中之任何一方面要單獨採取這種行動，而是所有三方面——英國、聯合邦及新加坡政府所一致同意採取的行動。

為什麼要這樣強調呢？答案是簡單的。非常明顯的：這三方面的政府不願單獨面對着人民黨領袖的譴責。但是，首先，讓我們指出，英國聯合邦政府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行動。

(1) 英國人是狡猾而有經驗的殖民主義者，他們幹這種勾當已有幾百年的歷史

了，從過去的經驗，他們知道任何一種壓制行動，將在人民當中產生很大的怨恨。若是英國人單獨採取壓制行動，他們將面對人民的譴責和污蔑。因此，他們就選擇和用他們的鬼蜮來採取這種壓制行動，以便從世界輿論對他們的尖銳抨擊。這些鬼蜮也要分担或者甚至直接承擔這種行動引起的反抗和怨恨。總之，它足以能夠保持英國人民的假面目。如果英國國會內有人提出質問時，它便可以將這些責任推給本地政府和他們的傀儡，而讓他們去盡力。

因此我們可看出英國政府在國會內於大逮捕行動後所立刻扮演的壓制。

國會議員亞爾貝問道：「外交部長說，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知名的而參與顛覆活動的共產黨。我們是否可以允許他們即刻獲得公報的審判呢？」

桑德斯回答說：「這是新加坡政府的事情。」

是的，英帝國主義者，是人民的首要敵人，但是，他們的傀儡——新加坡行動黨政府却需要去對人民作解答。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英國人是如何在進行播這一連串的勾當；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就常常推給那些傀儡去作答，例如：新加坡政府等等。

英國人長期抱着這個目的，引誘行動黨，讓行動黨領導者的勇氣過人和智慧以及持山的才能，從而它吞食它的鼻子走。英國一路來就讓行動黨。在1959年由李光耀工人階級支持當時李光耀所擬行政政策的力，英政府竭盡所能以阻止行動黨得勢，但是，當時人民的意志難以壓折；雖然如此，行動黨仍能在1959年執政。

由於英國人不能夠阻止行動黨上台執政

他們就進而採用種種陰謀。他們千方百計的製造情勢以將行動黨與每個個人的利益與英國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一旦他們的利益結合了，他們就變進行動黨採取限制行動，以便阻止反殖運動的向前推進和不斷增長的力量。依此方式，英國人就可以達到保護和保留他們在本地區內的利益，利用他們的傀儡來替他們處理種種棘手的事情。

殖民地主人所策劃和製造的這種情勢是什麼呢？這種情勢就是馬來西亞形成的病胎，也即是它的結果。現在行動黨已經是處于最矛盾和可笑的處境。它自稱是反殖的政黨，然而，却替殖民地主人的利益而鬥爭，替殖民地主義者申辯，對抗人民！並不是英國吸推銷馬來西亞的概念，而是他們第一號推銷員李光耀來運。他們到世界各地旅行，遊說，企圖欺騙別人的國家關于馬來西亞的真相！不是英國而是李光耀公司替馬來西亞盡力的叫聲和大力宣傳。

是行動黨需要恩罪全民投票，而不是英國。雖然它得到英國的執許，以便給外界對於新加坡人民真正的斷報有一個不正確和模糊的印象。

李光耀對於人為的殖民地的光彩和榮譽感到多麼的得意洋洋，殖民地的主人極力讚揚他。如今行動黨所處的可悲境地，促使他採取限制行動黨以對付新加坡人民——永遠將是使人民盡責行動黨的一種戒進行動。

英國的獅子已經非常衰弱和消沉的，將行動黨進進一種局面，使它成為英帝國主義的奴僕！英帝國保護和保留他們的利益，以便他們能夠繼續吞食木加的原罪。通過大逮捕，他們已經很明顯的將達到他們的目的，這就應該舉行動黨黨的傀儡和走卒們了。

對英國人來講，在二月二日（或者任何時候為了這個事情）中採取限制行動黨並不難察覺。英國的歷史或英帝國的歷史充滿了這一類的限制行動。拿任何一本歷史書，甚至英國的歷史書，（我們到處可以買到）寫在每一頁裏面限制和迫害的記載，他們可恥的稱為建立新秩序的光榮。

(II) 聯合邦政府的打算

聯合邦政府是一個有誠的封建政府。它代表封建主，右翼反動派及其親屬以及少數持權份子的利益。聯盟——聯合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和政客們，長期的由英區一手訓練和栽培成為他們忠誠的副官者，黨派者和代理人，使它們能夠繼續維護英國的利益。因此，他們當然照顧他們本身以及少數持權份子的利益。

人民羣衆，工人，農人以及漁民的利益對於他們來講是屬於次要的。

聯合邦政府害怕社會主義力量的日益增長。聯合邦政府是受到種族以及小集團利益所控制的，它不斷的逮捕反殖人士以阻止他們深入鄉村區教育羣衆。聯盟企圖以種族主義的宣傳來蒙蔽羣衆，防止他們知道造成他們貧困的真正原因。

新加坡的局勢是跟聯合邦的局勢不同，在新加坡的羣衆，經過了好多年的反殖鬥爭，對於殖民地的宣傳伎倆，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們明白，他們的利益是與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分不開的，在一個擴大左翼運動的領導下，新加坡人民隨着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向前邁進。聯合邦政府由于是反動與封建，當然，害怕一個在新加坡的強大的左翼運動。

聯合邦的一些具有種族主義思想的政客，害怕左翼力量的影響會演進到聯合邦，他們恐怕新加坡將成爲一個「古巴」。有如肯尼地要肅清古巴的所謂匪幫活動一樣，家姑一心一意要包圍和控管。若可能者完全驅逐在新加坡的左翼運動。菲律賓副總統貝列茲在倫敦說過，他們自英政府得悉馬尼拉中的馬來西亞是有如原來者，即防止新加坡成爲

所謂共黨影響的中心。

除此之外，若是馬來西亞反人民的意志，通過武力而完全不理睬危險的警告（欲使）張加在人民頭上。星加坡的左翼力量仍舊是長期的繼續鬥爭，以最低限度來說，無非是姑且跟親大馬來西亞力量在馬來亞以及在北婆三邦所組織的任何大聯盟。

在這種情況下，聯合邦渴望在任何時期下能夠消除星加坡所有強大的反抗力量，因此，聯合邦在二月二日的大逮捕並不是料不到的。

(III) 行動黨政府又怎樣？

身為英國的傀儡及奴僕，行動黨必須順從主人的命令執行主人的訓令。總之，行動黨有它自己自私的理由而參加英區和聯合邦所搞的種種的事情。（我即將進一步揭穿它）。

但是，由於害怕大逮捕後所產生的反應而且希望從清公眾輿論，欺騙一部份人民，行動黨與其名譽維護「國家安全」。據據李光耀的緊制行動的披採取和執行，二月二日清晨的某處逮捕是區爲社內有「共產黨線人物」形成對星加坡以及將組成馬來西亞的其他地區的一種危險。這就是爲什麼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傳聲筒——海峽時報所極力讚揚的理由。在它二月四日的社論中寫到依據此種理由，大逮捕行動是無可質疑的。

但是，讓我們來看一看那所謂「強有力的辯論」到在實際上能有多少價值呢？「危害星加坡的安全」是極其寬泛的普通捕行動所作的辯護詞。但是在這四個重疊的字眼「國家安全」的掩蓋之下，多少年來，世界上就不知做了多少罪惡的事。在維護國家的安全藉口之下，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剝削和奴役無數弱小民族會帶過那些區區其平暴的事件，而這些所謂是「公平與無罪」呢！

爲了保護國家的安全，法西斯主義的份子在國內和國外只借以擴張行動了。在國內就加刑和壓迫其他比較弱小和落後的民族。

爲了國家的安全，人民迫切的改革要求被完全拒絕了，他們的合法權利和願望受到拒絕和壓制。

在「國家安全」的名目之下，人們最基本的權利被侵犯，公正被否定，民主被踐踏在腳下。

在「國家安全」這四個俱有奇術的字眼的英名掩蓋之下，千千萬萬的人曾經被拷訊和奴役，壓迫與剝削。在這「國家安全」的掩蓋之下，業主國以它的鐵腕統治者不願受其統治的人們，他們沒有得到一個機會來決定他們自己未來的前途！

在種族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時期，每一年代都充滿了許多要用這四個字眼的主動的例子。故此，要維護國家的安全，希特勒拉攏起世界大戰，千千萬萬的猶太人遭到慘無人道的屠殺。同樣的，要維護國家安全，南非洲到今天為止還是實行着種族隔離政策，造成種族之間的隔離和歧視。當地人民最基本的權利和安全都被否定了。

幾年之前，要維護國家的安全，戈登下令對阿拉伯共和國和蘇丹的侵略。就在幾個月前，美國總統肯尼迪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藉口下派兵要侵略古巴險而導致核性的核子戰爭。

我們是否需要更多的例子？

靠近我們的兩越，在國家安全的掩蓋之下，民主被踐踏在腳下，千千萬萬的人民遭到了使人寒心透骨的苦楚，人類最基本的權利被否定了。

在馬來亞和整個東南亞，日本法西斯好戰份子除了滔天之罪行也同樣的在國家安全的掩蓋之下進行的。

在我們的星加坡，也在同樣的藉口下，殖民主義力量和他的軍隊也幹出了極其殘暴

的鎮壓行動——這而又損失了許多無辜者的性命和財產。

林有權政府跟隨着殖民主子的道路，以類似的陳腐藉口在1956和1957年採取大規模的鎮壓行動，而這是一直被星加坡人民所不斷的譴責的。確實的，李光耀自己是一個強烈譴責林有權當時的鎮壓行動。而現在，當然的，李光耀也唱着同樣的調子了。

自從1963年2月2日之後，李光耀政府已經走上了同樣絕望的道路，李光耀唱着同樣過時的藉口，而幻想一直重覆這些，可能避免所有對行動黨的譴責，以解救行動黨免遭人民憤怒的譴責。

既然那麼多的精力已經花在這個陳腐的詞語上，而現在被捕的人已經被控「構成危害星加坡的安全」，讓我們問一問，英國，聯合邦和行動黨到底使用這些字眼的意義是什麼？假如他們的解釋是社權和其他被捕人士構成一個危害到外來統治者的最大利益，殖民地主子，外來壟斷資本家和少數持權份子的利益，那麼我們說，這是對與正確的。假如他們的解釋是社權和被捕人士構成了危害到反動，剝削與暴政的力量，那麼我們要再度說這是對與正確的。

假如他們的解釋是社權和被捕人士構成危害到該國的制度，不平等，不公正，法西斯主義和奴役，那麼我們又要再度的申言這是對與正確的。

社權與否要推毀殖民地主義和不論來自何方的外來統治者。我們誓要消除資本主義的壓迫與剝削制度，我們挺身於消滅奴役制度，不平等，不公正，法西斯主義和奴役的鬥爭。而我們也爲此而感到自豪。我們感到自豪的是我們已經構成了危害到那些阻碍社會進步力量的障礙物，我們要消滅所有這些障礙和阻礙。

但是，假如他們的解釋是社權和被捕人士構成了危害到工人的基本利益，農民，漁民，知識份子和民族商人，那麼我就要鄭重的申言這是不正確的。

同時，如果他們的解釋是我們已構成了危害到那些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被奴役者，非特權者，被踐踏者和沒有資產者的話，那麼我們又要再度鄭重申言這是不正確的。

我們在社權中挺身於爭取人民的基本權利而鬥爭，爲實現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和自治的權利而鬥爭。我們誓要爭取實現一個沒有人到別人的社會而鬥爭。我們誓要消除貧窮、疾病、無知和缺陷而鬥爭。

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誓要爲一般的平民，那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非特權者和無資產者的利益而鬥爭。我們因此就不可能是構成了危害到一般平民，被壓迫者，被剝削者，非特權者和無資產者的利益的障礙物。

我們是爲了工人，農民，漁民，小販，特士司機，辦公人員，小商人，民族商人，知識份子，和所有那些信仰一個公正和平等的社會的人士的利益而鬥爭。他們的利益即是我們的利益，他們的鬥爭即是我們的鬥爭。

唯一被我們社權構成危害的就是殖民地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剝削者，壓迫者，法西斯份子和他們的奴僕。我們僅僅是危害到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和他們的傀儡以及人民的敵人。

我們的鬥爭是艱苦和困難的。但是我們爲這鬥爭而感到自豪。世界上千千萬萬的人民，不論是在亞洲、非洲、歐洲，都幾乎積極的從事於這種正義的鬥爭。因而我們不是孤立的。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有我們的朋友，而他們給予我們一致的支持，集合所有這些力量而取得勝利，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任何人都不能阻止這歷史前進的巨輪！這種前進不論是慢或是快。但是，我們這是在前進。

我們今天鬥爭的目標，在不久之前也曾是行動黨鬥爭的目標。可是，行動黨的部長們還是告訴我們是危險的鬥爭。在不久之前也是行動黨所追求的鬥爭，怎麼會構成威脅新加坡的安全呢？

我們忠誠的感到，我們的確構成了威脅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我們已表現了我們的力量。但是，假如社陣構成了威脅到帝國主義——它不久之前也是行動黨的公開敵人，行動黨是否應該感到滿意他們所失敗的地方已被他人完成了呢？難道排擠殖民主義不是新加坡、聯合邦、和澳洲地帶廣大人民的要求和所渴望的嗎？危險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安全又怎麼會構成威脅新加坡的安全呢？李光耀是否發現他自己是多麼的荒謬，可笑和愚才呀！

一個會這麼想，任何一個政黨若是構成了威脅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將會被其他具有同樣目標的政黨所歡迎。只有殖民主義者，親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傀儡才會對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緊張反殖力量感到心驚膽跳。

我們了解到英國殖民主義者和他們在聯合邦的封建同盟已經被我們的行動所嚇倒了。我們公開宣言：我們的鬥爭是直接影響到殖民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的最大利益。但是，我們的反殖鬥爭也使行動黨變得毫不附庸。其實行動黨已經和殖民地勢力相勾結而採取緊急的鎮壓行動，即刻而不能留到8月31日以後才對付社陣和其他的反殖戰士。難道

這些就是真正可寬恕的採取鎮壓行動的理由嗎？不！千百個不！

讓我們弄清社陣的鬥爭是什麼。讓我們承認，社陣的鬥爭是為了被剝削者，被壓迫的工人，農民，漁民，小販，知識份子的權利。同時，為了民族商人反對壟斷資本的進佔。社陣是為了公正，平等，民主，自決和自由而鬥爭。

這些要求與願望不單是社陣，同時也是五洲廣大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和反對任何人不需要害怕這些願望的實現。唯一懼怕和反對這些願望的實現的就是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和他們的傀儡與奴僕，以及人民的敵人。

今天，殖民地主義者為了要保護他們的最大利益和剝奪人民的合法權利和願望。他們毫不對疑的採取了殘酷的鎮壓行動，逮捕和監禁那些反殖戰士，企圖緩慢和阻撓爭取殖民地自由的運動。但是，這些只不過是他們在行將被摧毀和消滅的堆積物。這在歷史上已多次被証明過了。一個民選政府，不顧人民的利益，而為了自私的理由，與殖民地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企圖更長久的剝削和壓迫人民，這種行為是絕對不能原諒的。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這次的逮捕行動而申辯。

當新加坡目前還是處在殖民地的統治狀況下，危險到新加坡的安全僅僅是威脅殖民地主義者的利益。一個民選政府，同樣引用這

個狹窄的句詞「威脅新加坡的安全」的掩護下，逮捕反對黨人士；只能表現出行動黨領導者是多麼的孤獨和敵意。他們今天已經完全被人民所遺棄了。

對那些為了廣大人民利益而鬥爭的人士是不應該採取鎮壓行動的。政治治的確定該當若是民主社會中的異常的東西。這是行動黨兩個原願的土層份子蒂凡那和馬淵堂所說的。從行動黨的自招，非常清楚的表示行動黨是不應該採取的。假如則行動黨要採取的話，就利用它對付那些剝削和壓迫而致富和那些繼續幫助外來統治者統治馬來亞的人。

強調這次的逮捕行動是三個政府所一致同意是一文不值的謊言！它是脆弱和不牢靠的證據。它可能允許一個政黨推諉和閃避人民對於他們公正批評和不可避免的懲罰和責備。它顯示出行動黨和反動派，封建主義，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勾結得那麼緊密；但是，對於他們的黨綱一點也沒有加強行動黨對黨綱的注視和強調。行動黨的決定不是行動黨政府本身，但是三個政府所一致同意的，這僅僅說明了行動黨本身也不忠實地相信那所謂逮捕是正當的。

我不需要再多說行動黨企圖把逮捕責任推卸給英國和聯邦政府的可恥謊計，來自這黨則行動是多麼的可惡。行動黨領導人連站起來申辯這不公平的逮捕行動是所謂公平的勇氣也沒有了。人民的判決的確是可怕的東西，它深深擊壞了行動黨的部長們。

關於支持汶萊人民的鬥爭和憲制道路的問題

——立會辯論有關「大逮捕」動議時，李紹祖同志發言摘要之三——

大逮捕和汶萊起義，武力，流血事件有關係嗎？

我們公開支持汶萊的起義，已經被指為造成「內部治安委員會」立即採取鎮壓行動的理由之一。內務部治安委員會的報告說：「他們企圖通過過激的途徑來達到民主的目的。但是，他們對汶萊武裝起義的公開支持，以及和叛軍領袖的密切聯繫，已經清楚地說明，他們是進行軍事準備地來過激的方式，聯合在婆羅洲地區製造暴力和流血的份子，來威脅國家的防務和增加汶萊的安全。」

這樣他們就企圖說，社陣和其他被指人士與汶萊起義有聯繫，海峽時報特地用第一版的頭條新聞來登載社陣和被捕人士與汶萊起義的所謂「聯繫」，因為，在汶萊起義的前四天，林蔭森在新加坡會見了汶萊領袖，阿查哈里，所以根據殖民地主義者的猜測，這就是他們之間秘密聯繫的證據。

但是我們要問：這個會談到底有什麼秘密，使海峽時報特地為它製造這麼顯目的頭條新聞呢？在會談上，他們談些什麼？他們交換過什麼意見？如果真有發現什麼秘密和秘密活動的話，到底應該和發現的內容是什麼？為什麼不讓人民知道呢？行動黨不是大可以通過它的立法機關，電台，報的呼聲，報紙來告訴人民，如果事實上沒有秘密的話，那麼所謂「聯繫」的神話是從何說起呢？

常的現象。

行動黨和海峽時報對於這種極公開和正常的來往，加油加醬，並且大舉進行宣染，是顯而易見的。

日常所發生的問題被歪曲成爲偷偷摸摸和神祕的事。其實，所謂神祕的會談也不過是公開的談話。這一天，海峽時報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的謠言也都承認。

阿查哈里數次來過社陣總部。我們很多人都和他交換過意見。行動黨盡量歪曲這種正常的接觸。因爲林蔭森和阿查哈里在汶萊起義的前四天進行會談，所以所謂通過「媒介人查登哈里的故事」就被編造出來。

這種聯繫被談話化，並且出現在第一版，不外是把李光耀和特務人員的鬼眼所發現的所謂「大陰謀」給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實，所謂「大陰謀」就是新加坡人民不久所遭受的一場大災難。這就是「英國獅子和走狗——人民行動黨」的神曲故事。海峽時報大力協助英國，聯合邦和人民行動黨來掩飾人民的眼睛，污蔑被捕人士。

儘管海峽時報多麼盡力編造這個所謂「聯繫」和「陰謀」，新加坡人民對於這次的大逮捕還是百思莫解的。海峽時報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在社論，也認爲政府逮捕行動的理由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海峽時報，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社論說：除了有關阿查哈里和社陣領袖的會談之外，內務部治安委員會的報告，不過是把幾個目前尚無確據而已。事實上，阿查哈里和社陣領袖的會談，也是公開的談話。該社論還說：希冀政府公佈，或成內務部治安委員會立即採取鎮壓行動的實際理由，換句話說，海峽時報承認這次大逮捕的行動是不公平的。

根據海峽時報的說辭，所謂「構成內部治安委員會採取鎮壓措施的實際理由」難道不是因爲我們召開群眾大會支持汶萊起義嗎？

是的，在汶萊起義兩週，我們曾經在丹絨加東舉行群眾大會，支持汶萊民族解放運動，我們直政府向群眾大會的雅字，並清楚地說開關於群眾大會的目的，是支持汶萊人民的起義。政府批准了我們的群眾大會，政府給我們合法的批准來召開支持汶萊起義的群眾大會，所以，我們的群眾大會是合法的。

很明顯的，一個由人民行動黨政府所批准的合法的群眾大會，是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

政府還特地通知工友們提早放工，前往聆聽阿巴司博士和總理演說。

在群眾大會上，總理非常激動地號召新加坡人民，反對法帝主義的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人民暴行。毫無疑問，當時李光耀不過是爲了欺騙人民。

過了幾週，政府還進一步向本國勞動界，撥出一萬元捐助阿爾及利亞基金，來表示我們的同情和支持。該會這向阿爾及利亞人民反對法帝主義的獨裁和壓迫，所表現的勇敢和決心表示敬意，並代表新加坡人民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表示衷心的支持。

在辯論動議時，人民行動黨領袖們用了很多動聽的話，甚至連石叻的人民聯盟也同時響應。

該院記錄：第十四卷，第十三號（一九六一年二月廿二日）102段：拉達曾提及民族主義的演說，將神聖和民主的堤防，殖民地主義最終將被人民所唾棄。

102段：所以，面對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演說和阿爾及利亞人民要求自由的運動，法屬殖民地主義者，在法屬將軍的支持下，採取了惡劣的鎮壓行動，來對付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

「法國極端主義迫使溫和的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以自己的武力，來抵抗法國的武力鎮壓」多麼動聽呀！好！讓我們把法國改爲英國，把阿爾及利亞改爲汶萊。

現在，議論的內容如下：「所以，面對汶萊的民族主義演說和汶萊人民要求自由的運動，英國殖民地主義者，在英國將軍的支持下，採取了惡劣的鎮壓行動，來對付汶萊人民的民族主義，以英國極端主義迫使溫和的汶萊民族主義，以自己的武力，來抵抗英國的武力鎮壓」。

1030段：杜進才博士提及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的領袖和我們新加坡有着互相同情之感情，因爲新加坡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杜進才還說：「在過去，由於人民對殖民地統治有深刻的認識，所以人民行動黨政府組織全力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反對法國獨裁和爭取自由的鬥爭。」現在我們再把法國改爲英國，把阿爾及利亞改爲汶萊；它的意義就更明顯了。

1031段：張發榮博士說：當我們爲自己的自由而鬥爭時，我們也爲他人的自由而鬥爭。

他還說：「議長先生，我們支持阿爾及利亞爲自由而鬥爭的動議，必須記得，當我們要求自己有自由的時候，我們也要了解他人必須要有自由。在新加坡，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多麼荒唐而動聽的話呀！他們有沒有了解到新加坡在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他們是否

作爲政黨的領袖，由於我們有着共同的目的，正如我們共同反對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我們都是社會主義政黨的成員，所以經常爭取一切的機會，保持密切的來往，對政黨的發展互相交換意見和觀點，以及討論如何促進和加強我們之間的友誼和合作，這些都是非常自然且正常的事。

阿查哈里是汶萊人民黨的主席，該黨在最近汶萊的一次大選中，贏得了全部十五個席位，所以他的觀點當然是有代表性的，甚至連殖民地主義的傳聲筒，海峽時報也承認這一點。

所以，我們社陣也希望能夠爭取一切機會和他交換意見。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會會見過阿查哈里，而且還很多和他討論各項政治事件。

一九六一年九月阿查哈里出席我們在快樂世界體育館所舉行的成立群眾大會，並且在大會上講話，當時他還和聯合邦社陣主席張國志與和共同簽署了一份聯合公報。

過去，其他政治領袖也會在新加坡分別和他見面，我們也曾訪問過聯合邦，砂拉越和汶萊的政治領袖。同樣地，聯合邦的部長，行動黨的部長和其他政治領袖們也多次到古晉和亞沙頓會見政治領袖。所以，我們在新加坡和阿查哈里會晤是極其正常的事，相反的。假如我們沒有和他見面會談，才是反

常的現象。

我們並沒有要求罷工來反對政府，我們只不過是召開群眾大會，來表示支持汶萊人民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正如兩年前人民行動黨和聯盟政府一樣，通過合法和民主的途徑，公開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

當時，在政府大廈前所舉行的群眾大會

我們並沒有要求罷工來反對政府，我們只不過是召開群眾大會，來表示支持汶萊人民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正如兩年前人民行動黨和聯盟政府一樣，通過合法和民主的途徑，公開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

當時，在政府大廈前所舉行的群眾大會

準備出來保護自由？

1032段：總之說，在國際政治上，我們必須對法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我們的態度，很明顯的，今天，世界全面性的戰爭就是全面的戰爭，所以，衝突便現於次要和局部的戰爭，這些局部戰爭都獲得國際性的支持。聯合國能夠對各種問題施加壓力，人民對各種問題能夠表示同情。我們對阿爾及利亞和民為自由的鬥爭表示衷心的支持再將法國改為英國，和阿爾及利亞改為法京。當時的情況和今天的情況顯然沒有什麼基本上的不同。

立法議會一致通過了這項動議，如果我們翻去措詞，在字眼上做一修改，使之適應於目前的情況，整個動議的內容將是這樣的：「本區黨向法京人民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獨裁和卑鄙所表現的勇敢和決心表示致敬，並代表新加坡人民對法京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表示衷心的支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我們在丹絨加東律所舉行的羣衆大會並沒有得到黨會的支持，所以我們不帶代表去新加坡人民說話，但是，我們舉行羣衆大會的目的是要公開表示我們對法京人民的支持。我們召開羣衆大會，正如行動黨過去所做的一樣。也正如立法議會代表新加坡人民所做的一樣，並不是偷偷摸摸進行的。

「本區黨（行動黨佔多數）向阿爾及利亞人民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獨裁和卑鄙所表現的勇敢和決心表示致敬。」

今天，我們社團向法京人民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獨裁和卑鄙所表現的勇敢和決心表示致敬。

「本區黨代表新加坡人民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表示衷心的支持。」

今天我們社團號召人民全力支持法京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

本區黨，包括行動黨和我們社團對於這一方面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是一樣。我們一致支持反對殖民主義卑鄙和為自由而鬥爭的人民。

難道說支持反法的自由鬥爭就是正確的，而支持反英的自由鬥爭就是錯誤的嗎？難道我們應該讚賞法國殖民主義，而對於英國殖民主義就應該愛護、羨慕，和保護它嗎？請問，這是不是行動黨所變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支持法京人民是錯誤的，非法的，同樣地，一九六一年人民行動黨和立法議會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也是錯誤的，非法的。如果說法京人民要求自由的勇敢和決心，是錯誤的，不合法的，同樣地，人民行動黨為法京人民要求自由的勇敢和決心也是錯誤的，非法的。

世界上沒有兩種不同類型的道德價值。沒有人會說，行動黨為法京人民要求自由的勇敢和決心是錯誤的，非法的，而法京人民要求自由的勇敢和決心是正確的，合法的。其實，在幾個月前，行動黨還公開向阿爾及利亞人民鬥爭的所謂「支持」引以為榮。所以，怎麼可以說，我們支持和敬仰法京人民為自由而鬥爭所表現的勇敢和決心，是錯誤的，非法的？

難道說，同樣一件事，如果由行動黨來做就是正確的，合法的，而由其他的人來做就是錯誤的，非法的？

難道給行動黨的一套法律，而給其他的人又是另一套法律？難道因為行動黨做了政府，所以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嗎？難道說做了政府就可以顛倒是非，合法和非法，恣意顛倒嗎？李光耀以前也曾支持反殖民主義鬥爭，一直到他被揀穿為機會主義者和傀儡。

內務治安委員會文件說，「他們對法京武裝叛變的公開支持，以及和叛軍領袖的密切聯繫，已經清楚地說明，他們見機行事，準備拋棄憲法的方式，聯合在再種地製造暴力和流血份子，來危害國家的防務和星加坡的安全。」

我已經指出，所謂聯繫和連結不過是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傀儡們無中生有和幻捏出來的。那些毫無聯繫的軀殼被他們硬硬地拉在一起，說成什麼「聯繫」。他們不斷地整空幻想，其實，心早已懷有鬼胎。他們企圖混淆人民的視線，使人民對於行動黨所要消滅的人不表同情。

我們社團通過過憲制鬥爭的方式來實現我們的政治理想，但是，我們也發現到憲制鬥爭，愈來愈困難。人民行動黨西貢式的屠殺行動，已經把憲制鬥爭的大門關起來。最近一次的大逮捕已經迫使人民慎重考慮，到底反對黨是否還有可能進行憲制鬥爭。

議長先生，只有憲制鬥爭途徑存在的時候，人民才有可能進行憲制鬥爭。目前，只要反對黨的力量大到足以通過民主的「一人一票」的途徑，來擊倒政府時，當權者就一定會採用非憲制的手段，進行大逮捕來打擊強大的反對黨，以及避免反對黨獲得政權。

他們以我們要放棄憲制鬥爭為藉口來進行鎮壓行動。但是，全新加坡，全東南亞的人民，實知其反。我們頂誠和堅持進行憲制鬥爭，但是我們所面對的打擊，是最不民主和非憲制的鎮壓行動。那些用法西斯式和非憲制的鎮壓手段的人攻擊我們要放棄憲制鬥爭的途徑，多麼荒謬呀！正如一個男一樣，當他行兇了之後，高呼「哇呀！哇呀！」

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內務治安委員會聲明中的論點吧。因為我們公開支持法京起義，於是就指責說我們不再遵循憲制鬥爭途徑了。

我在上面曾經提及過行動黨虛張聲勢的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那是一場牽涉五十萬名法國殖民軍的在阿爾及利亞的叛變。

行動黨的虛張聲勢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叛變鬥爭，當時有沒有使行動黨放棄憲制鬥爭途徑呢？當時，我們是否說行動黨已經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呢？當然不是！而且也不會說這種話的。

同樣的情形，我們社團支持法京的解放鬥爭並不等於說我們已經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這是一種支持的姿態以表明我們對法京人民拒絕向孩子氣低頭的勇敢精神的同情和敬仰。

而且，我們有必要在這裏補充指出，作為一個在野黨，我們社團從來就沒有與執政黨同樣的機會與物質條件去支持任何地方的武裝鬥爭。

現在，澳洲人民，以弓箭、巴冷刀、木棒和短槍為爭取自決和自由而跟噴飛機與戰艦戰鬥。他們正準備不顧一切鬥爭下去，因為追求自由的願望是不會被任何優越的力

量所碾碎和嚇倒的。如果行動黨支持阿爾及利亞的鬥爭，不能算作是非憲制和武裝鬥爭的話，那麼我們社會主義陣線公開支持法京人民的鬥爭也就不能算作是非憲制的了！其實我們始終認為，如果我們是真正反殖，將正獻身于正義、平等、民主與自由鬥爭的話，我們只有這樣做，支持法京人民才是對的。

讓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討論。當阿伊里安的問題處在最潮熱的時候，東南亞的和平受到了威脅，新加坡的自願軍還打算前往協助印尼收復西伊里安，那時候行動黨起初還嘲笑，這種要用武力把荷屬殖民地地地強趕出西伊里安。行動黨之所以這樣，僅僅是因為呼呼吸支持印尼收復西伊里安鬥爭，首先是由社團發出的。但是後來行動黨發現自己處在相當為難的地位，他們認識到新加坡大多數人民已經響應他們的號召，支持收回西伊里安的要求，行動黨才被追戴上反殖假面具，他還被迫支持我們所提出的一項印尼收回西伊里安的動議。

後來為着要在新加坡人民的反殖熱情中檢到一點政治資本，行動黨的部長甚至去檢閱即將飛往印尼受調的志願軍。行動黨的部長們向志願軍給予祝賀而且還熱烈的送行。兵員在飛機檢閱志願軍的運氣情形曾經被大事宣揚。如果說有誰鼓勵武裝鬥爭的話，這還不是明顯的嗎？以內務治安委員會的標準來看，可以說這是一個最明目張膽鼓勵武裝鬥爭的例子，是不容行動黨有否認機會的。

然而新加坡人民從來沒有指責過行動黨鼓勵武裝鬥爭。據我們所知的，英國也沒有因為這件事指責過行動黨，假如他們這樣做才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

但是，今天沒有人看到有什麼志願軍被派出新加坡，也沒有從任何角度鼓勵人民進行武裝鬥爭，既沒有鼓勵僑胞罷工不安，也沒有挑撥煽動，但我們卻被指控為反弄暴亂和流血！行動黨真是變成多麼的荒唐！行動黨還有什麼可說呢！

簡要的總結

立會辯論有關「大逮捕」動議時，李紹祖同志發言摘要之四

現在讓我總結一下。

在內務治安委員會的文件中，還有一二個問題，我並未詳細的談到。例如：他們毫不負責任地斷言，說什麼在「全民投票」中，新加坡大部份人的意向已被肯定了。這無疑是自欺欺人的說法，我將在其他動議中，詳為分析這個問題。

現在，我只要肯定地說，那虛偽，欺騙的「全民投票」是完全不能反映新加坡人民的真正意志和願望。

內務治安委員會的文件，曾百計千方地為英、馬、星三方政府的橫暴反帝，反殖人士行動打掩護。現在我已經將這些掩護藉口的虛偽和假冒作了徹底的暴露。

政府的鎮壓行動是根本提不出任何正當的理由，殖民主義者及其走卒提出的所謂理由，只不過是想像他們幹下的強橫兇惡的行動塗脂抹粉，是完全不能立足的。

(一) 那些所謂共產主義的份子，通常只不過是殖民主義者用以譏嘲殖民地人民，並藉之以剝奪人民的合法民主權利和願望的常用手段。

(二) 英、馬、星三方政府根本不能回答我們指責馬來西亞計劃的不具備性的實據。相反地，他們只能用不經公開審判，橫暴逮捕，囚禁及虐待被捕人士等行動來對待我們。

(三) 直至目前為止，完全沒顯示絲毫的暴力和流血跡象。也完全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証明這些被捕人士，企圖藉武裝行動，沒有暴力的示威，也沒有破壞，沒有人至大石頭，更沒有一片磚子被擲破。

(四) 我們公開支持法京及北加里曼丹人民的自衛鬥爭是完全正確和正義的。這是一場堅決的反殖鬥爭。在過去，星馬政府都曾支持過類似的鬥爭。

(五) 指責我們危害本邦的安全並沒有什麼新鮮之處。這是借口以譏嘲及剝奪人民的基本民主自由權利和願望的典型殖民主義手段。

歷史上所有最徹底的獨裁鎮壓政權般般用了同樣的鎮壓方法。

(六) 今天的行動黨首領，已經串通了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勢力，企圖延長外國勢力對我們國家的統治。所以，我們斷定他們

是殖民主義的傀儡。

(七) 行動黨首領的唯私利是圖的這種惡毒行為，已經證明他們是遭受人民痛恨惡絕的反國家份子。

(八) 行動黨首領寄望於現階段的逮捕將會給予他們保持他們的政治雜處的機會。對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力量益壯大的恐慌，和日漸擴大影響力，就是導致大逮捕的主要因素。

(九) 強調地認為二月二日逮捕事件是英、馬、星三方政府的共同決定，只不過斷定了三方政府都是違反了民主精神。

(十) 封閉報紙和刊物，是企圖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否定了人民的言論、結社、集會和出版自由。

(十一) 把被捕人士帶往聯合邦，是格外醜態且含有報復性，這應即已經否定作為新加坡公民和居民的最低基本權利。

事實是明顯的，國會民主制度已在新加坡遭到失敗。國會民主制將無法生存，如果當權者不願意和不允許它生存。

如果那些口口聲聲大喊國會民主的大人先主們是真心誠意的，他們就必須首先推行民主政治。他們不能只是口中念着「國會民主」而行的却是專制，獨裁和鎮壓。如果他們對所談的「國會民主」有絲毫的誠意，那他們最低限度必須不干涉反對者執行反對的權力。他們必須讓反對黨有機會進行反對。

如果反對黨不獲允許運用民主憲制的手段，那就等於要鼓勵，唆使他們採取非憲制的鬥爭形式。

如果他們把所有憲制鬥爭的門徑都封鎖了，他們就是要激起人民新舊武裝鬥爭，強迫人民進行武裝鬥爭。這後果，他們是必須負責的。

讓我們深望各黨領袖會深刻認識到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是朝着什麼方向走去。公共安全法會是為剝奪人民的合法願望的不民主工具。我們譴責英、馬、星三方政府的大逮捕鎮壓行動。

我們要求恢復人民與生俱來的民主權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我們要求立即制止一切鎮壓行動。我們也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捕人士。

(1963年4月)